

國學小叢書

論語

研究

溫裕民著



例言

(一)論語一書，關於孔子之各種哲學，皆有記載——籠統的評論，或片段的發表——一字一句，皆含精義。故欲研究孔子哲學者，此書在所必讀。本編意在將論語略加整理，俾研究孔子學說者，作一簡明之參考。

(二)自來研究論語者，代不乏人。馬、鄭注解，夙稱精密。朱熹集注，爲晚年矜慎之作；願以參雜玄理，多失本旨。清代作者林立：劉寶楠論語正義，毛奇齡論語稽求篇，翁方綱論語附記，焦循論語補疏，阮元論語校勘記，或闡舊義，或據新意，頗有可採；而阮元學經室集，及陳士元論語類考，尤稱精備。阮氏考究仁字，頗帶科學色彩，梁任公要籍解題及其讀法，曾稱道之；陳氏考證禮制，亦具精密頭腦。但阮氏局於一面，未賅全體；陳氏偏於考據，全無理論，學者憾之。本書兼採諸家之說，作一整個研究而已。

(三)研究論語有兩大難端：一爲字句簡略，一爲篇章零亂，學者非通觀全書，往往不能窺其原

意。本書共分六章：第一章論語考原，第二章孔子之哲學觀，第三章孔子之道德觀，第四章孔子之政治觀，第五章孔子之教育觀，第六章結論。第一章爲考證論語來原，第六章爲批評論語價值，第二章至第四章，爲敘述論語內容；六章之意，總求聯貫，不使支離。

(一) 本書以研究論語爲範圍，原不宜參雜他書，混賓爲主；但遇提出一問題討論時，當追源窮委，非援引他書不足資證者，則在例外。

(二) 論語字句簡略，有一句或一段含義甚廣，非數引不能盡其義者，不嫌重複引用，務求詳盡。

論語研究目錄

第一章 論語考原	一
第一節 論語之作者	一
一 當時門人各有記載	二
二 門人相與輯而論纂	二
三 稱子問題	三
四 曾門成書問題	三
五 結論	五
第二節 論語之三家	六
一 三家分立之原因	六
二 三家之內容	七

第三節 三家之混合……………九

一 三家混合之由來……………九

二 三家混合之考證……………一一

第二章 孔子之哲學觀……………一一

第一節 論道……………一二

一 道之意義……………一二

二 道之分類……………一二

三 道之來原……………一四

四 道與孔子法天之關係……………一五

五 道與孔子主仁之關係……………一六

六 道之涵義及其類別……………一八

第二節 論德……………二〇

一	德之意義	二〇
二	德之功用	二一
三	德之價值	二一
第三節	論性	二二
一	性之意義	二二
二	孔子對於性之解說	二三
三	各家論性之派別	二四
第四節	論命	二四
一	命之意義	二四
二	孔子對於命之態度	二五
三	孟子對於命之論調	二六
四	荀子對於命之論調	二六

第五節 論鬼神……………二七

一 鬼神之意義……………二七

二 孔子對於鬼神之態度……………二八

第三章 孔子之道德觀……………三〇

第一節 論仁……………三〇

一 仁之意義……………三〇

二 仁之範圍……………三一

三 仁之價值……………三一

四 仁與一貫之關係……………三五

五 仁之涵義及其類別……………三八

第二節 論孝弟……………四二

一 孝弟之意義……………四二

二	孝之方法·····	四二
三	曾子之論孝·····	四七
第三節	論忠信·····	四八
一	忠信之意義·····	四八
二	忠信之範圍·····	四九
三	忠信之功用·····	五〇
第四節	論剛與勇·····	五〇
一	剛勇之意義·····	五〇
二	剛勇之分別·····	五一
三	孔子對於勇之態度·····	五二
第五節	論知·····	五三
一	知之意義·····	五三

二 知之功用……………五四

三 孔子對於知之態度……………五四

第六節 論義……………五五

一 普通釋義……………五五

二 義之真諦……………五六

三 義之功用……………五七

第七節 論修養……………五八

一 關於內心者……………五八

二 關於言語者……………六一

三 關於容貌者……………六二

四 關於飲食起居者……………六四

五 關於行爲者……………六四

第八節	論君子與小人	六五
一	君子之稱號	六五
二	小人之稱號	六九
第四章	孔子之政治觀	七一
第一節	論正名	七二
一	名之意義	七二
二	制名之理由	七二
三	正名之理由	七三
四	名號不能假借	七四
第二節	論德治	七四
一	修己	七五
二	盡職	七五

三 財用……………七六

四 舉賢……………七七

五 化民……………七八

六 制度……………七九

第五章 孔子之教育觀……………八一

第一節 論教……………八一

一 教育普及……………八一

二 因材施教……………八一

三 科目……………八三

四 褒善……………八四

五 貶過……………八八

第二節 論學……………九二

一	實踐·····	九二
二	勤勉·····	九三
三	深思·····	九四
四	觸類旁通·····	九五
五	文質相稱·····	九五
六	由博反約·····	九五
第三節 論禮·····		
一	禮之意義·····	九六
二	禮之起原·····	九七
三	禮之本質·····	九七
四	禮之功用·····	九八
五	禮之涵義及其類別·····	九九

第四節 論樂……………一〇〇

一 樂之起原……………一〇一

二 樂之功用……………一〇一

三 孔子對於樂之態度……………一〇三

第五節 論詩……………一〇四

一 詩之意義……………一〇四

二 孔子刪詩……………一〇四

三 詩之本質……………一〇七

四 詩之功用……………一〇七

第六章 結論……………一〇九

一 孔子受客觀環境之影響……………一〇九

二 孔子學說內部之組織……………一一三

三 論語之影響後世……………一二四

論語研究

第一章 論語考原

第一節 論語之作者

凡欲研究一書，必先將是書之原委考查詳賅，並審定其材料之真偽，而後研究所得，始爲可靠。此爲一般著作家所公認者。論語一書，其原委如何？茲特引衆說以明之。

漢書藝文志：「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九十篇。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言及論語之書，莫古於漢書，其材料亦比較可靠。上文所引，關於論語來源者，有兩點值得注意：一、當時門人各有記錄，二、門人相與輯而論纂。茲分別述之。

一 當時門人各有記錄

以理揣測，此說或係事實。何也？論語：「子張問行。」以後凡引論語之文，皆略論語二字。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子張書諸紳。以子張書紳一事觀之，當時門人留心聖言，各有記錄，亦屬人情中事。朱熹論語集注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記之。」又楊氏曰：「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楊二氏所說，與漢書正同，可知門人實有記錄之事，并非虛構。

二 門人相與輯而論纂

邢昺曰：「夫子既終，弟子恐離居後各生異見，而聖言永滅，故相與論撰，因採時賢及古明王之語，合爲一法，謂之論語也。」邢氏此說，與班氏略同。孟子及禮記檀弓，均謂孔子死後，門人心喪三年，思立有子以繼夫子云云。當此思聖綦切之時，將遺言遺行輯爲一書，亦爲人情應有之事。但論語一書，門人所集纂者，或係一部分，或大部分，決非全體。何也？蓋曾子有疾，章是記曾子將死之事。則此章非曾子所得而同撰，其爲曾子門人所記錄可知。而子張第十九全篇，幾盡爲孔門弟子之言，罕有孔

子之語在其間，則非孔門弟子之記述，而爲孔子門人之弟子所附益無疑。觀篇中子游曰子夏之門人章及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章，皆記子夏門人之事，更爲可信。可知論語一書，不純出於七十子之手，必七十子之後尚有七十子之弟子之補錄。

柳宗元論語辨云：「論語爲曾子之門人所爲，故曾氏獨稱子。有子稱子者，以弟子曾以似夫子而立之也。」又云：「或曰：孔子弟子雜記其言，卒成此書者，曾氏之徒也。」

柳氏此說，亦有兩點可以注意：卽稱子問題與曾門成書問題是也，復分別論之如下：

三 稱子問題

附和柳氏此說者，尙有程、朱二氏。朱熹云：「程子云：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柳氏以曾子稱子，謂卽成於曾子之門，程、朱並謂曾、有二子之門所成。然論語中稱子者固不止曾、有二子。「閔子侍側，聞闈如也，」閔子曾稱子矣。「冉子退朝，」冉子亦稱子矣。柳氏獨屬諸曾子，豈得謂平程、朱雖有子、曾子並推，抑何又遺閔、冉耶？

四 曾門成書問題

檀弓謂子夏授學西河，西河之人疑爲夫子。又史記：「孔子卒後，其徒大者爲師傅，卿相，其次授學四方。」是知孔子死後，弟子已四出講學，弟子中之有門人者，固不止曾子一人而已。獨謂論語成於曾子之門，未免抹殺他人。稱子問題，既經決其不足爲據，則曾門成書之說，亦當在推翻之列。

日人物茂卿云：「上論成於琴張，下論成於原憲，故二子稱名。」

物氏此說，日人安井衡已駁之矣。其言曰：「物氏以『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爲上論成於琴張。『憲問恥』爲下論成於原思。不知此二章乃二子所記，門人纂輯此書，直取而載之耳。」按井說甚當，惜乏引證。今更爲之證曰：「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嗻，」此非稱名而何？「顏淵、季路侍，」又非稱名而何？明此則物說不攻自破。

鄭玄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

洪景廬曰：「成於閔子之門人。」

鄭、洪二氏之說，皆無確切證據。且論語既不純爲七十子之共撰，亦非孔門某弟子之門人所獨成，鄭、洪二氏之說，均未爲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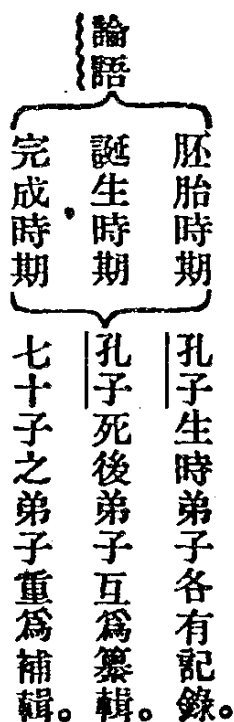
論語識云：『子夏等六十四人撰。』

識緯之書，原係偽作，并不知作者爲誰。其內容摭摘古人辭句，蕪穢不倫，聊引其說，以備參考，未敢信其是也。

五 結論

論語一書，雜言雜記，篇章零亂。觀其體制，決非出於一人之手，亦非一時之製作，必積多數人之記錄，經長時間之存積，後乃彙集之而有此書。其理由如下：（一）同一意而疊見，如：『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蓋當時各出所聞所記，以相彙集，有意同而辭皆美者，不忍遺棄，遂並存不沒。（二）論一事而散見，如：『子見齊衰者，冕衣冠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鄉黨章：『子見齊衰者與鬻者，雖褻必以貌。』『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鄉黨章：『入太廟，每事問。』既有專章，又復散見，可知決不出於一人之手。（三）敘孔子之容貌行動不一，如：『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子溫而厲，威而猛，恭而安。』皆從虛處寫，又皆零散。鄉黨章歷

敘孔子行動容貌，從實處寫，頗有組織，在論語中實為異品，與子之燕居等章殊致，可見論語出於多數人之手筆。(四)稱孔子之名稱不統一。論語中稱孔子之名號凡三變：顏淵章以上皆稱子或夫子；自齊景公問政於孔子章後，稱孔子者凡二十餘見；自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章後，稱仲尼者凡數見。稱一人之名號如此紛歧難出，更可證其非出於一人之手。(五)論語之中，既記孔子之事與言，又記弟子之事與言，復記有七十子弟子之事，而作者又非一人，是可知其決非一短時間之作品。綜合以上各種大意，特將論語成書之歷史列表以明之：



第二節 論語之三家

一 三家分立之原因

皇侃云：『尋常撰錄，豈有三本之別？簡章缺落，口傳不同耳。』

劉向別錄云：『齊人所傳謂之齊論，魯人所傳謂之魯論，合壁所得謂之古論。』

鄭玄曰：『漢初，論語分齊、魯，以其口傳，故經秦火而獨存也。』

陳立曰：『孝武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論語，蓋與古文尚書、逸禮，皆有文無說。』

綜上可知論語分派之原因：（一）當時齊、魯各用口傳，章句易於錯落，遂致分歧；（二）既屬口傳，中經秦火以達孝武，隔閡愈甚，門戶之見愈深；（三）合壁書出，全係古文，與齊、魯迥異，益難統一。

二 三家之內容

（甲）齊論

邢昺云：『齊論別有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

皇侃云：『齊論題目，與魯論大體不殊，而長有問王，知道二篇，合二十二篇，篇內亦微有異同。』

漢書藝文志：『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

唯王陽名家。』
顏師古注王吉字子陽，故稱王陽。

綜上可知齊論內容：(一)有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二)除問王，知道二篇外，其二十篇名目與魯論同，章句則與魯論大同小異；(三)傳齊論者五人。

(乙)魯論

皇侃云：『魯論有二十篇，即今所講者是也。』

邢昺云：『魯論即今所行篇次是也。』又云：『傳魯論者，龔奮、夏侯勝、韋賢、韋玄成、夏侯建、蕭望之。』

漢書藝文志：『傳魯論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
昌侯張禹。』

綜上魯論語內容：(一)凡二十篇，比齊論少二篇；(二)齊、古皆湮沈，魯論獨傳於世；(三)傳者七人。

(丙)古論

邢昺云：『古論語出於孔壁中，凡二十一篇。』又云：『孔安國爲傳，馬融亦注之。』

何晏云：『古論語分堯曰下章子張爲一章，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又云：『古論語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行，後馬融爲之訓說。』

皇侃云：『論語既有三本，篇章亦異，鄉黨爲第二章，雍也爲第三章，篇內倒錯，不可勝具。』

魯論考讀云：『按說文璣瑩二字，引逸論語，秀水朱氏以爲卽齊之問王，非也。凡不列於學官者，謂之逸古文，終漢之世，不列學官，故古文尙書謂之逸書，古文禮謂之逸禮，古論亦世所不行，故謂之逸論語。』

綜上可知古論語內容：（一）分堯曰下章子張爲一章，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二）以鄉黨爲第二章，雍也爲第三章，與他論不同；（三）又稱逸論語；（四）注解有孔、馬二氏。

第三節 三家之混合

一 三家混合之由來

邢昺云：『安昌侯張禹，善古論，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王吉、庸生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

行於漢世。禹以授成帝，後周咸包氏並為章句，列於學官。」

漢書藝文志：「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據此兩條，可知張禹溝通齊、古、魯三家。

何晏云：「漢末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而為之注云。」

邢昺云：「鄭玄就魯論周咸包之章句，考之齊、古為之注焉。」

據此兩條，可知鄭玄曾為張侯作注。

邢昺云：「何晏集孔安國、周咸包、馬融、鄭玄、王肅、周生烈之說，下以己意為集注，正始中上之，盛行於世。」

據此，可知何晏更為廣集衆注，已不墨守一家之言，而習論語者漸有統一之趨向矣。茲將三家混合之經過，立表以明之。



二 三家混合之考證

魯論句讀云：『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傳不習乎？」魯讀：「專不習乎？」魯人爲長府，章，閔子騫曰：「仍舊貫，」魯讀：「仁舊貫。」惠氏曰：「揚雄作大匠箴曰：或長府而閔子不仁，從魯也。」」

陸氏釋文曰：『鄭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毛奇齡四書臆言云：『按釋文可見者二十三事，皆從古也。其從齊常有二十七事，不可考；或陸時齊論已缺耶？』

可知今傳之魯論，不純魯論原文，其間參合古齊兩論者不少。

第二章 孔子之哲學觀

第一節 論道

一 道之意義

說文：「道所行道也；从辵，从首；一達謂之道。」

通書：「動而正曰道。」

易：「一陰一陽之謂道。」

董仲舒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仁義禮智皆其具也。」

法言問道篇：「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

可知道之意義，（一）包有一切哲理意；（二）包有通達大道意。

二 道之分類

道之種類，論語一書雖無劃分明文，亦未見諸他籍；然蓋奉孔家所言，可別之爲二，天道與人道是也。

左傳：「天道遠，人道邇。」

易：「易之爲書，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又曰：「天之道，曰陰曰陽；地之道，曰柔曰剛；人之道曰仁曰義。」

可見古人論道，實分天道人道兩種。地道易之外他書罕言及之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漢書外戚傳顏師古注云子貢曰「夫子

之文章」謂夫子不常有天道及性命而學者誤謂爲孔子之言如此

此指天道者。

中庸：「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

此指人道者。茲特將天道與人道之內別，列表以明之。

道
天道……陰陽鬼神性命……
人道……仁義禮信……

三 道之來原

董仲舒曰：『道之大，源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

孔子學說，最精深處卽在「道」字。道之來原卽在於法天，法天之來由可分兩種觀之——觀察自然與以天爲有意識。

(甲) 觀察自然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程頤法此言道體也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易》：『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又曰：『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又曰：『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天地山川四時，雖至常而亦變；儒家之道，重守常以知變，此乃觀察自然之結果也。

(乙) 以天爲有意識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子曰：「知我者，其天乎！」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綜上所云，不外謂天有意識，能主宰人生禍福。孔子言道，即根據於此。

四 道與孔子法天之關係

孔子言道，根本在於法天；因法天遂產生下列各項學說。

(甲) 知天

子曰：「吾十有五，……五十而知天命。」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乙) 敬天

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曰：「知卑禮崇，崇效天，卑法地。」

《孟子》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丙)畏天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

《易》：「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

「迅雷風烈必變。」

(丁)效天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二程遺書》曰：「書言天秩天敘，天有是理，循而行之，所謂道也。故聖人本天。」

五 道與孔子主仁之關係

《中庸》：「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易：「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又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儒家謂天地生育萬物，實有仁德，與老子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恰恰相反。故孔子講學，根本主仁。

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易卽仁也，簡卽義也。易仁天下之至公，善之本也。」

仁爲善本，其義慈、寬、弘，故孔子以爲講學之綱領。

禮文王世子：「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備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

程顥識仁篇云：「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

孔子之學，分之則千頭萬緒，合之則歸本於一「仁」，故

孟子引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又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孔子論道，根本法天；孔子講學，淵源於仁。茲列表以明之。

孔學

形而上學——法天——
形而下學——主仁——

六 道之涵義及其類別

(甲) 有治平意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乙) 有正義意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其道，不說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子曰：『見善如弗及，……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

(丙) 有制度意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丁) 有行事意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子曰：『固相師之道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孔廣森謂子張問善人之道乃問為善人之道省一為字吾謂此為係無改於

事父之道
會一事字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會子有疾，……』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戊)有道路意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己)有學問意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

第二節 論德

一 德之意義

說文：「德，升也；从彳，惠聲。」

通書：『用而和曰德。』

禮：『德者，得也。』又云：『得於身也。』

朱熹曰：『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

可知德之意義：（一）循正義而行謂德；（二）行正義而有得謂德。

二 德之功用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

子曰：『德不孤，必有隣。』

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子曰：『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

三 德之價值

子曰：『君子懷德。』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子曰：「德之不修，……是吾憂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子曰：「道聽而途說，德之棄也。」

第三節 論性

一 性之意義

說文：「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从心，生聲。」

中庸：「天命之謂性。」

荀子曰：「生之所以然者謂性。」又曰：「生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者謂之性。」從王先謙

按注

孟子：「告子曰：『生之謂性。』」王先謙注性生也與生同

韓愈曰：「性也者，與生俱者也。」

可知性之意義：（一）爲天所賦；（二）與人俱生；（三）純屬先天自然。

二 孔子對於性之解說

孔子言性，似不曾極端言性善性惡；而所言之性，又似傾重品質方面。其言品質約分三等，如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此章專就中人說。

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

此章賅上智下愚兩等人言，孔子既將品質分三級，又恐下愚因拙生怠，故

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中庸：「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品質雖分三等，苟能同樣奮鬥，仍可得同樣結果；蓋人之造就高下，全視乎人力之大小也。故資

秉雖微有不同，而人爲所生之差異則尤大矣。如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三 各家論性之派別

1. 性善派——孟子
2. 性惡派——荀卿
3. 性無善無惡派——告子
4. 性有善有惡派——世碩
5. 性善惡混派——揚雄

此儒家論性之派別。至其解說如何，則因文辭繁重，限於篇幅，未能引錄。

第四節 論命

一 命之意義

說文：「命，令也；从口，从令。」此命字專重，命令之義解。

荀子云：「節遇之謂命。」王先謙注：節，適也。

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韓康伯注：命者，生之極。

可知命之意義：（一）凡窮通得失，非人力之所致者爲命；（二）人生之至盡處皆歸於命。

二 孔子對於命之態度

（甲）知命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立也。」

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乙）安命

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中庸：「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安命與知命之說，皆借此以防範野心家，此聖人救世之苦心，讀者固不必拘拘也。

三 孟子對於命之論調

孟子對於命，積極方面主張正命。故

孟子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消極方面主張俟命。如

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又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綜合孟子之意：積極方面，命之正否，操之在人；消極方面，盡人事以聽天命。

四 荀子對於命之論調

荀子對於命，積極方面，如

荀子曰：「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人能盡

則天不能加害。又曰：『木荒而用奢，則天不能使之富；糞路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忘行，則天不能使之吉。』天不盡人力則不能加利。

消極方面，如

荀子曰：『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慢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曰君子道其常，小人道其怪。』

綜合荀子之意：積極方面，人定可以勝天；消極方面，只盡人事，不問天命。審其旨趣，駸駸有反抗命運之勢。

第五節 論鬼神

一 鬼神之意義

說文：『鬼，人所歸爲鬼；从人，象鬼頭，鬼陰氣賊害，故从人。』

說文：『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从示，从申。』

易：『陰陽不測之謂神。』

禮祭法：『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
可知鬼神之解釋：（一）人鬼爲鬼，天神爲神；（二）陰陽變化不可測之謂神。

二 孔子對於鬼神之態度

（甲）主張敬鬼神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惡衣服，而致力乎鬼神。』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中庸：『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又曰：『鬼神之爲德也，其盛矣乎！』

（乙）反對迷惑於鬼神

樊遲問知，子曰：『敬鬼神而遠之。』

子不語怪、力、亂、神。

子路問事鬼，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綜合孔子之意，不絕對倡無鬼論，亦不絕對迷惑於鬼神，只求敬而遠之。當孔子時代，神話勢力，
左傳伯有相爲
石人能言等事依然存在，孔子獨創此說，其卓見高於千古矣。

第三章 孔子之道德觀

第一節 論仁

一 仁之意義

說文：『仁，親也；从人，从二。』段若寧注見部曰親密至也。

中庸：『仁者，人也，親親爲大。』

易：『體仁足以長人。』又曰：『安土敦仁故能愛。』

墨子經說曰：『仁體愛也。』

孟子曰：『親親，仁也。』又曰：『仁者無不愛也。』

可知仁爲愛德。但恐只具形式上之愛。故

孟子曰：『仁人心也。』

朱熹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

又恐只具於內心，不重事實上之表現。故

阮元學經室集論仁曰：「仁从二，从人，卽人與人相與也。」又引曾子制言篇云：「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人，非人不達。」又曰：「若有一人，閉戶齊居，瞑目獨坐，雖有德理在心，終不得謂之爲仁。」節錄原文

阮氏此說，針對宋儒，自有相當價值。

綜合以上各條，可知仁之意義：（一）仁爲主愛；（二）愛須由內心發出；（三）由內心而成爲事實。

二 仁之範圍

論語言仁者凡五十八章，其言仁字之義至大至廣，禮樂孝弟忠信等，皆包含在內。茲將論語中凡與仁字發生關係之字，引列於左：

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子曰：「仁者必有勇。」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子張問仁。……子曰：「恭寬信敏惠。」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以上所舉，皆見於論語者，其他經籍不可勝收。

三 仁之價值

(甲) 孔子不輕以仁自居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毛奇齡注：孔子不輕許人，亦不輕以仁自居也。

(乙) 孔子不輕以仁許人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不知其仁，焉用佞？」

以上季路、冉有、公西赤、仲弓四人，皆孔門高弟，孔子只許他種優點，不許之以仁。又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以上令尹子文、陳文，皆當時賢士大夫，孔子只稱其忠與清，不許之以仁。

(丙) 孔子許人以仁者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孔子稱此五人以仁，但皆仁德之一端。（參看仁之涵義及其類別）

孔子稱弟子以仁者如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

孔子責弟子以不仁者如

宰我問三年之喪，……子曰：「予之不仁也。」宰予字子我亦稱宰我

孔子重仁，稱之以仁，弟子以爲榮，責之不仁，弟子以爲恥。

（丁）孔子說明仁之價值

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朱注：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則孔子言仁，甚於水火，則不可一日離矣。

四 仁與一貫之關係

欲明仁之真義，須先將一貫之說澈底了解。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前章之一貫，未見若何解釋，後章一貫，曾子始以忠恕二字釋之。但曾子所解是否適當，後人不敢懷疑，大率隨聲附和，然釋其說者，約分兩派：

(甲) 玄理派

朱熹曰：「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猶天地之至誠不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

宋翔鳳曰：「許慎云：『惟初太極，道立於一。』又：『造字始一終亥，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其一爲乾，卽太極生兩儀者也。』又云：『老子：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之以生，王侯得之以爲天下貞。』又云：『老子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此兩條皆戴着灰色眼鏡，以解釋一字，故玄遠支離，失去孔子本意。（參看後章）

朱熹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

程顥曰：「忠者，體；恕者，用。」

程顥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元道變，恕也。」此條不能解釋

前兩條所解忠恕，尙不大差；惟忠恕是否卽一貫之主幹，一貫是否以忠恕爲歸宿，程、朱二氏，皆無明切之說明。

(乙) 實踐派

阮元曰：「貫字，論語凡三見：曾子之一貫，閔子之仍舊貫，子貢之一貫。爾雅：『貫，事也。』廣雅：『貫，行也。』又曰：『一與壹同。』經史訓皆孔子言予一以貫之者，猶言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錄節

阮氏重在實踐，意固可佳；特以實踐一端，概括孔學，未免掛一漏萬矣。

綜合兩派之意，皆不無瑕疵。其病根：（一）對於孔學之綱領，未能真確了解；（二）對於曾子以忠恕解一貫之說，不敢加以懷疑與推論。茲特爲下列各說以矯之：（一）孔子講學以仁爲綱，以孝弟忠信……等爲目。孔子曰：『予一以貫。』明明指其學說之綱領言，曾子舉忠恕以解一貫，得無舉目遺綱。《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明明說忠恕非卽道，誠如曾子之所解。試問違道不遠之違字，作何解釋？《子張問令尹子文》……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又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可知忠字在孔學中，不能居無上地位，不過爲仁之一端而已。（四）子貢曰：『如有博施濟衆……』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立人達人，本仁者之事，亦恕道之要道，安得以恕爲不屬仁之範圍。（五）後儒不能明因知變，以爲曾子之言，卽是孔子之言。不知其師若此，其弟子或且變之；其父若此，其子或且易之，微渺之際，焉能忽視？（六）程、朱講學，極其拘滯，對於曾子一流人物，惟有頌揚，不敢加以駁難。其解忠恕二字曰：盡己曰推己，曰體；日用，明明

是說仁之事，但終不敢將仁字大膽指出，何其懦怯。(七) 阮元以實踐解一貫，不知實踐亦仁者之一端。子曰：「仁者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實踐乃爲學之一方法，安得謂爲孔學綱要。(八) 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反之，道一仁而已矣。此說與孔子所說吾道一以貫正相符也。明此，則臆說可排，而一貫之真義可明。

五 仁之涵義及其類別

(甲) 愛人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子貢曰：「如有博施濟衆……」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

子貢問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乙) 誠篤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子曰：『仁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程注：君子過於厚，小人過於薄，故觀過於厚，小人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朱注：子張行道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陳禮東塾讀書錄謂此章程朱專以心德解仁，不可通。

(丙) 堅強

子曰：『仁者必有勇。』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

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般有三仁焉。」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人焉，』其從之也。」子曰：「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丁) 心德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禮樂只形於外

子曰：「仁者安仁，……」

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戊) 惠澤

子張問仁，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己) 崇學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第二節 論孝弟

一 孝弟之意義

說文：『孝，養事父母也。从老，省聲；从子，子承老也。』

說文：『弟，韋束之次第也。从古文韋省，丌聲。』

孝經孔子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又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孟子云：『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事親爲孝，從兄爲弟。

可知（一）孝爲事親，弟爲從兄。（二）孝弟爲德之本。

二 孝之方法

（甲）生事

a. 養志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禮：「凡爲人子者，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又云：「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

所習必有業。」

b. 幾諫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孔子言孝，不主張一味順從。父母有過，還要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不能以爲有逆父母之意，遂袖

手旁觀，緘默不言。若錯誤鑄成，則又當諱之，如

葉公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

父隱。」

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亦卽此意。

(乙) 死事

a. 重視死事

孟子云：『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荀子云：『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畔之心也。君子以

倍畔接戚，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之親乎。』高義云：孺子曰：穀讀爲鬥，穀於兔之穀，穀乳也。爾小兒哺乳也。

中庸：『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荀子亦有此兩句。

禮：『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耳。』

b. 居喪主哀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宰我問三年之喪，……子曰：『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子曰：『……臨喪不哀，

吾何以觀之哉？』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c. 喪制三年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以矣。」……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此章宰我之問，係提出問題討論性質。孔子乃以如此嚴厲之態度應之，可見儒家對於三年喪之重視，在三年喪制之內，人子之行動當如何。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歿，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曰：『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可知三年居喪之內，爲人子者，宜靜專以念承先志，不得妄動。但三年是否古制，抑爲孔子所創，尙有問題。荀子正論篇云：「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可見古時並不厚葬。孟子：「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吾先君亦莫之行也。」可見三年喪制之在當時，似未實行。近儒廖平謂：「一切禮制，皆孔子手定。」吾於此事，未敢擅斷。

d. 節哀

曲禮：「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如初。」

檀弓：「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又云：「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爲無後也。」

禮雜記：「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也。」又云：「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爲病，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

○ 厚葬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忤乎？」

孟子：「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槨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易：「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
儒家之厚葬與墨家之薄葬，恰得其反。

三 曾子之論孝

(甲)分孝爲五等

孝經：「愛親者不敢惡於人……蓋天子之孝也。在上不驕……蓋諸侯之孝也。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蓋卿大夫之孝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蓋士之孝也。明天之道……此庶人之

孝也。」

(乙)擴充孝之範圍

孝經：「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故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又云：「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孝經一書，是否曾子所作，說者尙各異其辭。但曾子在孔門傳孝，確係事實。姑存孝經之說，以推曾子之意。

孔子主仁，仁之出發首在孝親弟長，故提倡孝弟。

第三節 論忠信

一 忠信之意義

說文：「忠，敬也，又肅也；从中，从心。」

說文：「信，誠也；从人，从言。」

就字義言：忠信二字：皆含有誠敬意。

二 忠信之範圍

(甲) 廣義的忠信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

右二忠字，不專屬事君言。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右二信字，不專屬對友言。

(乙) 狹義的忠信

子張問令尹子文……子曰：『忠矣。』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右二忠字，專屬對君言。

子夏曰：「賢賢易色，……與朋友交，言而有信，……」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右二信字，專屬對友言。

三 忠信之功用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孔子主仁，仁之內部，須具誠敬之意，故提倡忠信。

第四節 論剛與勇

一 剛勇之意義

說文：「剛，強斷也；从刀，岡聲。」

增韻：「剛，堅也，勁也。」

易：「大哉！乾乎！剛健中正。」

司馬光曰：「剛者，天之道也。」

可知剛爲堅強不屈之謂。

說文：「勇者，氣也，又健也；从力，甬聲。」

增韻：「勇，果敢也，又用也。」

可知勇爲果敢猛爲之謂。

二 剛勇之分別

(甲) 剛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根。」子曰：「根也，慾焉得剛！」

子曰：「剛毅……近仁。」

以上剛字皆就實質言。

(乙)勇

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

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

以上勇字皆就行事言。

三 孔子對於勇之態度

(甲)重勇

子曰：『仁者必有勇。』

子曰：『勇者不懼。』

(乙)不可過勇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子曰：『由也兼人，故退之。』

(丙)勇者應具之條件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好勇不好學，其蔽也愚。』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勇者須具有好學、好謀、好義三種條件，始可以言勇。

孔子主仁，因仁之弊易流於柔弱，故主剛以固其本質，主勇以果其行事。

第五節 論知

一 知之意義

釋名：『知者，知也，無不知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又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智與知同

荀子云：『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

可知知之意義：（一）能鑑別外界事物，（二）所鑑別者皆合於客觀事實。

二 知之功用

子曰：『知者不惑。』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戴東原曰：『心知之通乎條理而不紊，是乃知之爲德也。』

凡能認識真理，自然不惑，自然通乎條理。

三 孔子對於知之態度

（甲）用知涉世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乙) 用知評人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此揚人之知。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此抑人之不知。

孔子以仁爲教，但仁未發動以前，須加以認識與判斷，故提倡知字。

第六節 論義

一 普通釋義

說文：「義，威儀也；从我，羊。」
徐鉉注：義善也，故从羊。

中庸：「義者，宜也。」

容齋隨筆：「仗正道曰義。」

右釋義之義。

孟子曰：「義人路也。」又曰：「義之實，從兄是也。」

中庸：「義者，宜也；尊賢爲大。」

右釋義之用。

以上釋義，自其表面觀之，似已精切完密；細審之則尙有未安，蓋禮與義混而不清。故戴東原曰：「言禮可以賅義，言義可以賅禮。」此種論調，其弊有二：一、義與禮之界限不分明？二、義與禮之真義不能得其實在。」

二 義之真諦

欲明義之真諦，須先明瞭義與禮之界限。所謂禮者，大概在某種名義或事實中，所訂立不可移易之規範也。是以有父子之名義，及祭祀天地之事實，遂有孝養與虔敬之禮焉。惟其名與事不易變遷，故禮亦不能變遷。若軼出於孝敬範圍，反父以爲子，或廢除祀典而慢辱天地，則爲古禮之所不許矣。故禮也者，施於一定之名，或一定之事之規範者也。但人事變幻紛紜，有流動之體不能加以定名

者，有變幻之事不可加以定名者，有些末之事不勝加以定名者，此種事實，非禮所能統轄，不能不倡一義字，以爲此等事務之準則。故禮爲守常，義爲應變：此禮與義之分也。試舉例以明之：

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何謂有義之富貴，無一定之標準，此屬於流動體。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使民也義。』

使民之事，因時因地各有不同，原無一定：此屬變幻體。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言之煩簡原無一定，此屬些末之體。

以上三種，主體既茫無限制，故不能施以若何之規範於其中，勢必有以濟禮之窮者而後可。

三 義之功用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

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

可見義之功用甚爲廣汎。人無論何時何事，皆當洞曉奉行。

孔子之學，以仁爲經，以禮爲緯。凡仁之施，必節以禮；又恐禮之不周，故倡一義字，以補禮之不足。

第七節 論修養

昔以士居四民之首，故有庠序學校之設，是亦僅科目之教學而已，未可以語於造詣至極也。然無論其仕優則學，學優則仕；抑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其所望於動容周旋中禮者，則一也。此士之所以不能不於傳授之外，而有貴乎自己之修養也。茲彙孔門之語涉於是者而經界之如下：

一 關於內心者

(甲) 崇德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子曰：『君子憂道不憂貧。』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乙) 宏量

子曰：『學而時習之……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丙) 堅強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丁)明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子貢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

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言。」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戊)改過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毛奇齡云五十二字係卒字而誤爲分寫者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二 關於言語者

(甲) 慎言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孔子於鄉黨……『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耳。』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乙) 踐言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子曰：『其言之不作，則爲之也難。』

三 關於容貌者

(甲) 容貌之規範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子曰：「君子有九思……色思溫，貌思恭……」

曾子有疾……「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詞氣，斯遠鄙倍矣。」

(乙) 孔子之容貌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孔子於鄉黨……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君召使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瞻如也。趨進，翼如也。又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躩躩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又寢不尸，居不容。

四 關於飲食起居者

(甲)不專務物質

子曰：「士而懷居，不可以爲士矣。」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

(乙)合於清潔

孔子於鄉黨……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體而餽，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五 關於行爲者

(甲)戒趨利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乙) 戒朋比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丙) 戒拘泥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子曰：「君子不器。」

論語書中，關於言行爲者甚多，茲特揭其所忍者言之；其他已散見於各章者，亦不復引。

第八節 論君子與小人

一 君子之稱號

(甲)泛指有德者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子曰：「君子有三畏：……」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

子曰：「君子不器。」

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子曰：「君子無所爭，……」

子曰：「君子坦蕩蕩，……」

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

子曰：「君子上達……」

子曰：「君子喻於義……」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子曰：「若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子夏曰：「君子學以致其道。」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子曰：『君子之居喪也，食旨不甘，聞樂不樂。』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臯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乙) 泛指在位者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以爲窒者。』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二 小人之稱號

(甲) 不入正軌者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子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按論語中以君子小人對舉者，大率類此。但小人之行爲，恰與君子相反。

(乙) 不務大義者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子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也。

子貢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按右列小人，不純是作惡之人。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此蓋指務小事之人而言

第四章 孔子之政治觀

第一節 論正名

一 名之意義

說文：「名，自命也。从口，从夕。暝不見，以口自名。」

周語注：「名爲尊卑職貢之名。」又云：「名，號令也。」

釋文：「名，明也，明實事使分明也。」

可知名爲一種稱號。

二 制名之理由

尹文子曰：「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

荀子曰：「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又曰：「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又曰：「名聞而實喻者，名

之用也。」

制名之理由，不外循名課實。例如居父者宜盡父道，爲子者宜盡子道，推之其他，亦莫不如此。

三 正名之理由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季康子問政，子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

按所謂正者，卽正名之意。其法如何，試觀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各能循名辨實，則政治清明，亂源可絕。孔子生於春秋之時，目擊當時之盜名竊器，如春秋所書：楚子稱王，吳伯稱王等，以及其他越禮踰分墮壞綱紀者，不可勝數。孔子以爲一切亂源，咸由於名號凌亂有以致之，故對於政治首主正名。

四 名號不能假借

儒家既重名號，又恐狡黠者假借名號以利其私。故

左傳：「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也。」

假名之弊，即發生假仁假義之事實。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亦病其僞也。孔子對於名號，不但大者不許人假借，即小事小物，亦不許人混亂。如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尹氏謂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可知戰栗之名，不可假也。

第二節 論德治

一 修己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
儒家談政治謂正己始能正人，如

子路問政，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二 盡職

曲禮：「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

檀弓：「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曾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

禮文王世子仲尼曰：「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

禮運：「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三 財用

(甲) 富民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儒家亦未始不重視民生問題，只因當時地廣人稀，人民易謀生活，故所談之經濟問題，皆甚籠統。大約謂上不擾民，則民自安其生也。

(乙) 輕稅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求也，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冉有曰：「曷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梁啓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賁者人民使用此土地而將土地所產之利往

輸納其一部分於公家也助者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之謂也徹者孟子云文王治岐耕者九一意謂耕者之入之九分而取其一殆所謂徹也

孟子曰：「省刑罰，薄稅斂……」

儒家注重輕稅，不願重斂民財，於此可見一斑。

(丙)節用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儒家以儉爲美德，故不願多興土木，多起戰爭，以勞民傷財。

四 舉賢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

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樊遲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儒家談政治，極注重人選問題；故孔子謂：「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政治之良否，建築在人才身上。

五 化民

(甲) 德化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子夏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儒家謂修德可以化民，且自信民未有不化者也。如

樊遲請學稼……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

情。」

(乙) 教化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子適衛，冉有僕……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教民二字與善人教民之意同

六 制度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儒家在政治方面，對於制度典章，極爲重視；而設立制度，尤貴兼採衆長與時宜。

第五章 孔子之教育觀

第一節 論教

一 教育普及

子曰：『有教無類。』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子曰：『有匹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不分貴賤，凡有志求學者，則盡量教導之。

二 因材施教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
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此同一問聞斯行諸，而孔子所答各異。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此同一問孝，而孔子所答各異。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子貢問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子張問仁，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

以同一問仁，而孔子所答各異。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樊遲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

此同一人，同問一事，而孔子所答各異。以理測之，當係某時某人，有某項缺點，則就其缺點以教之；可知孔子教人，不但因才，亦且因時矣。

三 科目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後人因此章只有四科，遂謂孔子以四科立教，實爲大謬。上文言從我於陳、蔡者，明明就當時遇難弟子之範圍而言，非概其全體也。蓋此乃孔子於事後追歎當時遇難弟子，而並道其所長耳。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家語說亦同。家語多謂僞書唯文翁孔廟圖則作七十有二人。據此，孔門高弟，三千之中，至少有七十餘人，此章所道者僅十人耳，其不指全體可知。既不指

多數或全體，則四科之說當爲臆說無疑。

世儒又謂孔子以禮、樂、射、御、書、數六者爲教。考之論語，禮、樂、書三者，恆見於篇，射、御二者，偶或可窺一二，數則未之覩也。試列於左：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可知孔子恆以詩書禮樂教人。

樊遲御。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此雖有射御二字之明文，但不曾指以爲教，至於數之一字，則更無從尋覓矣。

四 褒善

孔子對於門人有善，不惜多方獎勵，使之樂於爲善。如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
學者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子曰：「有顏回者好學……」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悅。」

子曰：「賜也，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以上稱顏回者。

子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啓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以上稱子夏者。

子貢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
以上稱子貢者。

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以上稱子路者。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以上稱公治長者。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以上稱南容者。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以上稱子賤。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以上稱仲弓者。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子路問成人：……子曰：「冉求之藝……」

以上稱冉有者。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以上稱閔子騫者。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

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

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以上稱曾皙者。

五 貶過

孔子於弟子之過失，輒加以責備，以杜其惡根而導之於爲善。如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商也不及。』

此抑子夏者。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此抑子貢者。

樊遲請學稼……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此抑樊遲者。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人民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

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三子者出，曾皙後。……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此抑子路者。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陳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宰我問三年之喪，……子曰：「予之不仁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污也，於予與何誅？」[？]毛奇齡注作「晝寢甚穩安」此抑宰予者。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

此抑子張者。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求也，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此抑冉有者。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此抑顏路者。

此抑顏路者。

第二節 論學

一 實踐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可知孔門言學，不專尙空文，必須實踐；雖日用倫常，亦包含在學之中，力求實踐。故孔門弟子，無時無事不趨重實踐。如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發即見諸事實之謂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

不惟弟子趨尙實踐，即孔子亦嘗以實踐爲斤斤。故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論語求篇云按晉書樂驥作論語云齊之間謂臆勉曰文莫又陳驥雜語云方燕

俾其強也。殿杰曰：說文心部有恣，模二字，連文恣強也。慎勉也。文莫卽恣，慎之省文。此說精切，可證程朱之謬。

二 勤勉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

子貢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孔子不但時以勤勉教人，且亦躬自奮勉，以身作則。如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憂忘，不知老之將

至云爾。』』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

不能學也。』

三 深思

(甲)專用精思

荀子云：『思索以通之。』

詩：『思之思之，鬼神通之。』

孟子云：『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子曰：『默而識之。』默識
思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三省
思也

欲得真理，須用精思；但專憑理想，又落玄空。仍須加以學理。

(乙)學思並用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子曰：『吾常終夜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史記：『好學深思之士。』

四 觸類旁通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不復是不復以此再教另教以他術也

不但孔子時時注重旁通，孔門弟子亦注意及此。如

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子曰：『啓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五 文質相稱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程注先進文質得宜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

成人矣。』

六 由博反約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顏淵喟然歎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此約字即約我以禮之約，蓋謂能反之於約則過失寡少，朱注謂約為儉誤矣。

先博後約，為求學之不二法門。但約以至若何為準則，試觀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子曰：「賜也！……予一以貫之。」

由博反約，以至於一貫，此學之大成也。

第二節 論禮

一 禮之意義

說文：「禮，履也，从示，从豊，豊亦聲。」

釋名：「禮，體也，得其事體也。」

孟子云：「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二者指仁義

荀子云：「禮者，養也。」又曰：「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又曰：「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又曰：「禮者，所以正身也。」

可知禮之意義，（一）使人知上下之別，（二）使人安於所守不謀非分，（三）家國借資統攝。

二 禮之起原

太史公曰：「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

荀子云：「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由起也。』」又曰：「禮始乎稅，成乎文，終乎悅校。」

禮運：「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

可知古聖因人情而制禮，所以使人安養也。

三 禮之本質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子夏曰：「巧笑倩兮……」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禮器：「先王之制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檀弓：子路曰：「吾聞諸夫子曰：『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

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禮原不以文飾美觀爲主。文飾美觀特其外形耳。非本質也。

四 禮之功用

曲禮：「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又云：「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

檀弓：「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儆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

禮器：「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

凡事無禮不成，但當執禮之際，須有敬和二字之精神，方不爲虛。試觀

子曰：「……爲禮不敬，……吾何以觀之哉。」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五 禮之涵義及其類別

(甲) 含有義理之意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禮。」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

定公問君使臣事君，……孔子曰：「君使臣以禮，……」

(乙) 含有禮制之意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

矣。」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禮器：「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

(丙)含有條理之意

顏淵喟然歎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丁)含有道理之意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子曰：「知及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緊要。孔子以仁爲立學之本，以禮爲應事之則——仁存乎內，禮見乎外；故仁字之外，卽以禮字爲最

第四節 論樂

一 樂之起原

樂記：「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施，謂之樂。」

荀子云：「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

班固曰：「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情而不能節也，聖人爲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性情，節萬事者也。」

可知樂緣於人心而制，借以陶性情者也。

二 樂之功用

太史公曰：「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者所以動盪血脈，流通精神，而和正心，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輔正

內心而外異貴賤者也。」

荀子曰：「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謬。」禮文昭曰：禮樂記作論而不息，史記樂書作綸而不息，謬乃謬之說。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氣，無由接焉。」

樂記：「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暉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

以上所舉，大約皆樂之關於個人方面者。

樂記：「是以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音聲之道，與政通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又曰：「是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荀子曰：「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蕭莊，則民齊而不亂。」又曰：「樂者，治人之盛者也。」又曰：「樂者出所以征誅，入所以揖讓也。」

太史公曰：『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嘯噉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
以上所舉，皆樂之有關政治風化者。

三 孔子對於樂之態度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以上皆孔子嗜樂之證。

子謂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繼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子曰：『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以上可視爲孔子修樂之證。

第五節 論詩

一 詩之意義

說文：『詩，志也，从言，寺聲。』

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齊彞典：『詩言志。』

唐書經籍志：『詩以記興衰誦歎。』

可知詩之意義：（一）感於心而形於言，（二）寄託當時興廢是非之迹，用以垂戒後人。

二 孔子刪詩

（甲）古詩三千篇

鄭玄詩譜序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倣於此乎。』

近儒章氏曰：「春官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然則詩非獨六義也，猶有九歌其隆也。官箴古箴皆爲詩，故詩序河水稱規，鶴鳴稱誨，祈父稱刺，明詩外無官箴。辛甲諸篇，皆在古詩三千之數矣。詩賦略錄隱書成相雜詞，是有韻者皆爲詩，其容至博。」

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可見古詩三千餘篇，或係事實。

(乙) 刪詩爲三百篇

a. 孔子只刪周詩

吳承仕經學通論引鄭玄詩譜序曰：「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而頌聲興，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又曰：「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據鄭此說云錄云取，則必有所棄矣。

漢書藝文志：「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

吳承仕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至孔子時而亡其七篇；然則商頌之輯目因成於正考父，而周詩則孔子刪定，故班、鄭並有純取周詩之言。』

可知孔子刪詩，乃刪輯周詩，商頌爲正考父所輯耳。

b. 孔子刪去其不合管絃者

史記：『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舞雅頌之音。』

子曰：『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孔子先正樂，然後以詩被之管絃，合者取之，不合者去之，想係事實。

吳承仕曰：『古詩三千，固有不能被之管絃者，亦以舊文茫昧難與質言，寧闕而不錄耳。』

孔子刪詩一事，後儒亦有疑之者。孔穎達謂史記言三千篇，孔子不應十分去九，但只以不能十

分去九一理而欲推翻此案，似尙未能。且觀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細玩此章語氣，尤覺孔子刪詩一事更無可疑。何也？孔子謂能誦此三百篇已足敷用，若猶不能，

則雖多誦古詩，亦復無益，故曰：『雖多，亦奚以爲？』『雖多』二字，實堪玩味。

三 詩之本質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史記太史公自序：『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又曰：『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

詩爲古聖賢發憤之所爲作，當無邪思矣。後世雕文鏤句，風雲月露，徒爲綺靡之辭，已失風人之旨。

四 詩之功用

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又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右詩之用於政治及教化者。

室授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已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論語正義云：是時伯魚方

右詩之用於家室者。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右詩之用於立身者。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使於四方，不辱君命。』

右詩之用於外交者。

第六章 結論

一 孔子受客觀環境之影響

凡欲討論一人之學說，必先究其客觀之環境若何，及其所受之影響若何。蓋學說者，環境之產兒也。先有某種環境，然後發生某種學說，古今中外罕有能逃此例者也。受惡劣之環境而起反動作，遂欲破壞現有一切，以歸於渾噩無爲者，老莊氏之言也。受惡劣之環境，苦心孤詣，百折不回，思有以改善其環境之惡劣，而建設一優良之新環境者，則有仲尼氏之言，是即儒家之鼻祖也。孔子生於春秋之時，其所受客觀環境之影響，約略言之，可分下列兩種：

(甲) 政治環境

孔子所生之時代，純一君主專制時代，而專制之由來，不外部落酋長與家族制度之演化。是以孔子學說，其言政治，亦不脫家族制度之思想。書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先由家族起，推至邦國止。詩曰：「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亦先家後國。其他類此者不可勝

收。

孔子當時，周室已壞，諸侯攘利爭權，既有大國併吞小國之事於前，復有五伯互爭盟主之事於後，上下日事爭鬪，禮樂遂淪亡殆盡。故孔子講學，首在主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意謂仁德布張，則殺奪之禍可消。次則講禮，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謂意循禮則上下秩序不亂，而治道可觀。仁以存諸內，禮以行乎外；仁以為經，禮以為緯。此其講學之主幹也。

孔子生於黃河流域，人民謹樸，夙尚誠實，故孔子講學，頗尚實踐，不涉玄虛。未知生焉知死及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孔子於日用倫常，亦極注意，凡一己之修養，一家之和穆，對人之誠篤，事上之忠貞，大聲疾呼，惟恐人之忽之也。其學理至為平近，惟行之頗不易耳。

孔子生於魯，魯為周公之裔。周公制禮作樂，見史記較之夏商典禮尤為完備。周監於二代魯在當時，尚有一部分之典章文物存在，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故孔子至為景仰周公，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對於禮制，極力主張從周。都鄙乎文哉吾從周

孔子以前，凡秉國政者，皆兼有教民之權，書作之君君與師實淆亂莫辨。後儒雖謂自孔子起，教

權始由君主移於平民；但孔子講學，政與教仍多混而不分。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是教在於法天。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是政亦在於法天。至於「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及「子適衛，冉有僕……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更是政教相互爲用矣。

(乙) 學術環境

孔子以前之書籍，除易、詩、書、春秋之外，實難稽考；而易、詩、書、春秋，皆經孔子手定，有不合其主張者，大約已被刪去。例如堯讓天下於許由一事，屢見於諸子書中，史記、伯夷列傳亦載。太史公曰：「子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塚云。」可見許由一人，決非子虛烏有。但六藝文中，未嘗一見許由之事，則卜隨、務光，更不待言矣。意者許由之徒，殆道家流也。孔子刪書，自成一派學說，他家之人與言，宜其拒而不納也。老子爲道家中堅，道德經云：「是以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據此，老子亦本前聖之意而引伸之耳。漢書、藝文志：「道家者流，原

出史官；我國之有史官，其年代至爲久遠。有顧史編皆古史官可見老子以前道家言，已占重大勢力；即以孔子之時論，如論語所見之楚狂接輿、長沮、桀溺、丈人荷蕢，及史記所見之關尹子等，皆當時之道家流也。道家當孔子時，其學說之普遍，其人徒之繁多，可稱爲道家極盛時代，其勢力時時定與孔氏接觸。史記云：『孔子問禮於老聃，』則孔子受道家之影響，必然之事也，今試條列如左：

老子云：『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爲而成。』此種意旨，無異云閉目靜思，自得真理，絲毫不重實驗。孔子受此種影響，亦復不少。如『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及『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似不無受其影響。又『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四時何以運行，百物何以生育，只道其然，不究其所以然，似亦受不重實驗之影響。

老子云：『民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智巧，奇物滋起。』又曰：『雖有舟車，無所用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老子主張精神上之清靜與放任，對於物質概行抹殺。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及『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其對於物質亦極爲輕視。究之注重物

質，其害維何，則置焉不講，似亦受老子之影響。

老子云：「民之輕生，以其厚生，故輕生。」又曰：「多藏必厚亡。」上古時代，地廣人稀，有人力即有土可耕，故對於民生問題，尙不十分注意。孔子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但何以均，何以安之法，則未聞也。孔子對於經濟方面所採之方法，唯一以固窮節用爲言；但何以始有財可節用，及何以始能使人不窮之根本方法，則又不之論矣，似亦曾受老子之影響者然。

二 孔子學說內部之組織

孔學之內容，分天人兩大端：天學屬於玄理，人學屬於事實。其言人學之根據，皆本天學而來。惟孔子偏重事實，故於天學方面，只言其當然而不及其所以然之故；對於人學方面，則窮源竟委，詳細探討，諄諄不絕於口舌；蓋天學則以消極態度言之，而人學則以積極言之也。茲爲分述如次：

(甲) 天學

凡日月星辰之羅列，陰陽四時之運行，山川之崩潰，草木之榮枯；當孔子時，天文學尙未精深發明，皆謂此等事冥冥中有以使之，而主使之者，卽太虛蒼蒼之天。故凡宇宙萬類，皆推天爲獨尊。子曰：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書曰：天秩天討等，皆謂天爲有意識，能主宰一切，而人當尊畏之也。孔子言天將人之性命才力，及冥中鬼神，概屬於天字之下。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惟此等不能實驗之幽渺玄空之談，謂孔子一己之觀察如此可也，謂真理無爽於此者，則不能也。

(乙) 人學

孔子講學，最注人事。其言人事之大綱在於一仁字，而以禮字副之。其他孝也、弟也、忠信也、德義也，無不包涵於仁字之中。由仁推出，則萬事萬物各得其所，所謂「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其重視此點可想見矣。孟子引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反之道一：仁而已矣。孔子關於人學方面問題，皆時露其積極態度，與言天道之未知生焉知死之態度，截然不同。

三 論語之影響後世

論語一書，後世童而習之，白首未息。其中所說之仁義孝弟禮智等字，深入人心，成爲習尚。我國民族性以寬厚樸實著稱於世，推其原因，受此書之影響者實爲不少。而孔子一生事跡，此書敘述甚

爲精備。後人讀此書，無異讀孔子之起居注；故數千載而下，景仰聖人者，猶於諷誦之間，想見孔子之爲人云。

商務印書館出版

國學叢書

- 經今古文學……………周予同著 二角
- 經子解題……………呂思勉著 五角
- 孔子……………陳彬蘇譯 三角
- 論語要略……………錢穆編 五角
- 孟子學案……………邱肇晉著 七角
- 荀子哲學……………陳登元著 六角
- 楊朱……………陳此生著 三角
- 公孫龍子釋……………金受申著 二角
- 儒教與現代思潮……………鄭子雅譯 二角
- 宋儒與佛教……………林科棠著 二角
- 儒道兩家關係論……………李繼煌譯 三角
- 道教概說……………陳彬蘇譯 三角
- 古代政治思想研究 謝无量著 二角
- 中國御史制度的沿革 高一涵著 三角
- 中國古代法理學……………王振先著 二角
- 中國古代訴訟法……………徐朝陽著 五角
- 中國古代婚姻史……………陳順遠著 四角
- 先秦經濟思想史……………甘乃光著 四角
- 春秋日食集證……………馮激編 五角
- 先秦自然學概論……………陳文瀾編 五角
- 中國文字變遷考……………呂思勉著 三角
- 字例略說……………呂思勉著 三角
- 章句論……………呂思勉著 三角
- 中國聲韻學概論……………張世祿編 五角
- 詩經學……………胡樸安著 五角
- 詩經研究……………謝元量著 四角
- 詩經之女性的研究……………謝晉青著 三角
- 樂府古辭考……………陸侃如著 四角
- 楚詞新論……………謝元量著 二角
- 中國詩學大綱……………楊鴻烈著 五角
- 中國八大詩人……………胡懷琛著 三角
- 曹子建詩研究……………陳一伯著 三角
- 陶淵明……………梁啟超著 四角
- 唐代的戰爭文學……………胡雲翼著 三角
- 杜甫詩裏的非戰思想 顧彭年著 四角
- 李杜研究……………汪靜之著 六角
- 平民文學之兩大文豪 謝元量著 三角
- 大思想家袁枚評傳……………楊鴻烈編 八角
- 尚書論略……………陳柱著 二角

商務印書館出版

學生國學叢書

名家選註 有新序 標點 自修適用

禮記	樊紹鈞	七角	呂氏春秋	莊適	五角
詩經	穆天綬	六角	新序說苑	莊適	五角
春秋公羊傳	計碩民	七角	世說新語	崔朝慶	六角
經學歷史	周子同	一元二角	宋元學案	穆天綬	一元五角
史通	劉虎如	六角	傳習錄	葉紹鈞	九角
文史通義	章錫琛	七角	柳宗元文	胡懷琛	四角
史記	胡懷琛	一元四角	王安石文	褚東郊	九角
後漢書	莊適	七角	歸有光文	胡懷琛	三角
新唐書	呂思勉	一元	顧炎武文	唐敬杲	八角
孟子	穆天綬	五角	方姚文	趙震	五角
荀子	葉紹鈞	六角	徐霞客遊記	劉虎如	六角
老子	陳柱	四角	楚辭	沈德鴻	四角
莊子	沈德鴻	四角	陶淵明詩	傅東華	三角五分
墨子	唐敬杲	六角	李白詩	傅東華	六角
列子	唐敬杲	四角	王維詩	傅東華	四角
淮南子	沈德鴻	七角	白居易詩	傅東華	九角
管子	唐敬杲	六角	李後主詞	戴景素	三角
韓非子	唐敬杲	五角	蘇辛詞	葉紹鈞	四角
晏子春秋	莊適	三角五分	周姜詞	葉紹鈞	三角五分

國學小學叢書
論語研究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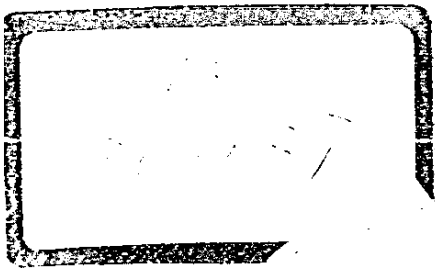
每册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溫 裕 民
編輯主幹 王 雲 五
發行所 上海商務印書館
印刷者 上海商務印書館

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e
A STUDY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By
WEN YU MING
Edited by
Y. W. WONG
1st ed., Nov., 1930
Price: \$0.4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B三五七沈



門	
函	
號	5240